

THE BRIDE WORE BLACK

[美] 康奈尔·伍尔里奇 著 谢一 译

CORNELL WOOLRICH

复仇新娘

黑色小说之父康奈尔·伍尔里奇
令人神魂颠倒的传奇之作

电影女神让娜·莫罗领衔主演，
向悬疑电影大师希区柯克致敬

法国新浪潮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改编执导同名电影之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rnell Woolrich
The Bride Wore Black

复仇新娘

〔美〕康奈尔·伍尔里奇 著

谢一 译



“难道你亲身经历过我所经历的那些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333

THE BRIDE WORE BLACK by CORNELL WOOLRICH

Copyright: © 1940/1968 BY CORNELL WOOLRIC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naissance Literary & Talent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新娘/(美)伍尔里奇著;谢一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伍尔里奇作品)
ISBN 978-7-02-011576-1

I. ①复… II. ①伍…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5106 号

责任编辑: 马博 张海香
特约策划: 陶媛媛
封面插画: 马岱姝
装帧设计: 钱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576-1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杀戮,是造物置于人心中的伟大法则,

没有任何东西比杀戮更美也更可怕。

——莫泊桑

目 录

第一章	布利斯	001
第二章	米切尔	037
第三章	莫兰	071
第四章	弗格森	135
第五章	福尔摩斯,终章	183

第一章 布利斯

蓝月亮，你照见我茕茕孑立，

心中没有梦，也没有爱。

蓝月亮，你明白我去那儿是为了……

——罗杰斯与哈特①

① 由作曲家罗杰斯和词作者哈特结成的歌曲创作组合，自1919年至1943年，共创作了五百多首歌曲。

1. 女人

“朱莉，我的朱莉。”

女人从四楼顺着楼梯走下来。有人正呼唤着她的名字。那声音极轻柔，语气却极强烈。然而在这样的呼唤声中，她的脚步却没有一丁点儿放慢，也没有丝毫凌乱。走进阳光下的那一刻，她的面色尤为苍白。

女孩等在路口，身边放着一只旅行箱。当女人走过来时，女孩转身困惑地望着她，似乎很想知道她从哪来，又会如何面对她所遭遇的命运。女人似乎看出了女孩心中的疑惑，直接开口道：“我和很多人一样，因为别离而难过。差别只在于：我已习惯，而他们还没习惯。我曾经挨过多少难挨的漫漫长夜啊，而他们不过只有这么一次而已。”她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道，“我还是坐出租车吧。那边就有一辆。”

出租车开过来的时候，女孩仍满脸疑惑地看着她。

女人说道：“好吧，如果你真想为我送行，那就一起来吧。司

机先生，送我们到中央车站。”

她再没有回头，再没有对那栋房子看上一眼，再没有留恋那条正渐行渐远的街道。正是这些纵横的街道融汇交织成一座曾经属于她的城市，一座她居住已久的城市。

火车站售票处的队伍排得有点长，她们只得等上一阵子。女孩无助地站在她身边，问道：

“你要去哪儿呢？”

“我不知道，现在开始想也来得及吧。”

她打开手提包，把一小卷钞票分成两份，然后把其中较小份的钞票握在手中，走向售票窗口，把钞票塞进去。

“拿这些钱买一张坐票，最远能到哪里？”

“芝加哥，还能找你九十美分。”

“那就给我一张单程票吧。”她转身对身边的女孩说，“现在，你至少可以把我的去向告诉他们了。”

“如果你不想我说出去，我就不说，朱莉。”

“没关系。如果人们不再记得你是谁，透露去向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们在候车室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下楼走向月台，走上火车，在车厢的过道里告别。“就让我们装成老朋友分别的样子，亲亲对方，就此告别吧。”说完，她们轻轻碰了一下对方的嘴唇。

“朱莉，我能说什么呢？”

“说声再见吧。人这一辈子，除了再见，再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朱莉，我只想早日再见到你。”

“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月台慢慢向后退。火车随即驶进一条幽长的隧道，穿出了隧道又重新曝露在日光下，之后驶上一座高架桥，两旁是一栋栋高耸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是篱笆上的木桩，房屋之间的街道就像是木桩之间的缝隙。

火车即将全速前进的当口，车速却渐渐地慢下来。“二十五街到了。”口音浓重的列车员对车厢里的乘客低沉地说道。刚才还说永远不会回来的女人，此时拿起行李箱，站起身，向过道走去，看来她旅程的终点已经抵达。

她站在两节车厢间的通廊上，等候着，火车一停稳就立刻下车，顺着月台走到出口，再沿着楼梯走上街面。她在候车室的报摊上买了份报纸，坐在长椅上，翻到后面的分类广告。她把报纸折成便于阅读的尺寸，手指移动着搜索，随即停在“带家具出租，拎包入住”这一栏广告上面。

她的手指很随意地停下，压根没仔细留意广告的内容，就用指甲在软奄奄的报纸上划了一道印子，做了个记号，然后把报纸夹在腋下，再次提起行李箱，走到外面喊了辆出租车。“去这个地方，地址在这上头。”她把报纸拿给司机看。

刊登广告的女房东站在门口，等着她下决定。

女人转过身。“不错，房子挺好。我现在就付你两个星期的房租。”

女房东数完钞票，草草书写收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她抬眼问道。

女人瞄了一下自己行李箱上的两个字母：“J.B.,”那两个字母本来应该是烫金字体，金光仍在两个锁扣之间隐约浮现。“约瑟芬·贝利。”①

“这是给你的收据，贝利小姐。希望你在这儿住得舒服，浴室就在大厅过去第三个门，就在你……”

“谢谢，我想我自己能找到。”她关上门，反锁，除下衣帽，打开行李箱。不久前，她刚把这个行李箱收拾妥当，为了这一趟仅仅五十个街区远……抑或是一辈子的旅程。

洗脸池上方有个锈迹斑驳的小型锡制药柜。她走过去，打开柜子，踮起脚尖往里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虽然没抱太大的期望，她还是在柜子的最上层找到一把生锈的剃须刀片，可能是之前的某位男性房客留下的。

她拿着刀片走回行李箱边上，沿着盖子上的缩写字母四周割出一个小小的长方形，把最上面那层膜撕下来，这样一来，两个字母就被剥掉了。接下来，她开始仔细察看箱子里面的东西，拿出一件内衣、一件睡袍和一件女式衬衫。她将这些衣服上绣有这两个缩写字母的线头挑开，将那些代表她的记号剔除得一干二净。这样一来，无论这些衣物在哪里被人找到，都再不能泄漏她的身份。

她把自己的过去销毁殆尽。她随手把刀片丢进垃圾桶，把指尖仔细地擦拭干净。

在箱盖的夹层中，有一张男人的照片。她把相片取出来，放

① 译注：J.B.可作为约瑟芬·贝利（Josephine Bailey）的首字母缩写。

在眼前，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一个年轻的男人，并不令人惊艳，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并不是——张特别英俊的脸。她盯着照片，看了好久。

随后她在箱子里翻出一盒折叠式火柴，拿着照片来到洗脸池边上，在照片的一角点燃火柴。她拿着这张照片，直到火焰将其吞噬干净。

“再见了。”她低声说道。

她打开水龙头，把灰烬冲掉。然后再度走回行李箱边上，从夹层中又取出一张小纸片，那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她花了好长时间才看清上面的字。她在夹层深处继续翻找，很快又找到四张差不多的纸片。

她把这几张纸片全都拿出来，但没有立刻烧掉。她百无聊赖地拨弄着这些纸片，先是把纸片的空白面朝上放在梳妆台上，然后用指尖转着这些纸片，最后她随手拾起一张，飞快地瞄了一眼纸上写的名字，将所有纸片聚拢在一块，放在洗脸池中烧了个精光。

接着她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双手撑着厚重的窗台，紧紧握住窗台的两沿。她似乎在用这个姿势投向整个城市的怀抱之中，又像是感觉到有什么紧迫的事件即将在这座城市发生。

2. 布利斯

布利斯住的那栋公寓大楼的入口处，出租车猛地停了下来。布利斯坐在车里不由自主往前一冲，胃里的酒随着这下急刹车而翻动起来。倒不是因为他喝太多，而是因为那些酒精此时刚刚开始产生作用。

他走下车子，帽子被车门碰歪了。他把帽子扶正，笨拙地摸索着口袋，准备掏钱付车费。掏钱的时候把一枚十美分的硬币掉在了在人行道上。他还没喝到酩酊大醉的地步，他从不让自己醉成那副德行。别人对他说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觉得自己喝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他总会想到玛吉^①——似乎他在内心深处，始终为她留着一个位置，这种思念是无法被酒精麻醉的。

当他把钱递给司机的时候，值夜班的门卫查理走了出来，站在他身后。这次，查理出来招呼他的动作稍微慢了，因为他之前正躺在大厅的长椅上忙着读完小报上某则体育消息的最后一段。

^① 译注：玛乔丽的昵称。

念在现在已是凌晨两点半，倒也不必计较这点怠慢。

布利斯转身说：“嗨，查理。”

查理回答：“早上好呀，布利斯先生。”

他替布利斯打开大门。布利斯走进去，查理紧随其后，算是圆满完成了差使。他打了个哈欠，虽然布利斯没瞧见，但仍感染了那份倦意，也开始哈欠连连——这大概是一种颇能引起玄学家兴趣的感应现象。

门厅的一侧有面镜子，布利斯走到镜子前，像往常那样端详了一下自己进门时的神态。一般来说，镜子中所出现的样子会有两种：一种是正要出门时常见的“天呀，我好兴奋啊，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另一种则是回家时的“老天，我感觉糟透了，真高兴能爬回被窝”。

镜子里有一个顶着一头栗色短发的二十七岁男人，正盯着布利斯本人。镜中人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一片光亮，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身材瘦削，身高适中，对布利斯了如指掌。他长得并不特别帅，但光长得帅管什么用？连玛吉·埃利奥特都不在乎他是否英俊潇洒。“只要……”她是这么说的，“……只要你是肯，就够了。”

他叹了口气，用指甲弹了弹那朵别在翻领纽扣孔上的小白花，白色花瓣瞬间纷纷落下。

布利斯拿出一盒捏皱的香烟，自己先抽了一根，往烟盒右上方的小洞里扫视一下，发现里面还剩下一根，于是递给查理。“没有比与人分享更伟大的爱了。”他说道。

查理拿过烟，心中暗想：这种时候应该不会再有人进来了吧。

查理体型壮硕，身材中等。他并不怎么擅长磨亮门外雨篷下

的那根铜柱，却总能让那铜柱的中上部始终保持光亮如新，而且他懂得如何对付那些比他壮两倍的醉汉。自从布利斯搬进这栋公寓，他一直担任这座公寓大楼的夜班门卫。布利斯喜欢他，他也喜欢布利斯。圣诞节来临时，布利斯会送给查理两块钱，此外，一年里还分四次，分别送给他一两块钱。倒不是因为拿了钱，查理喜欢的是布利斯这个人。布利斯为两人点上烟，然后转身走上两级楼梯，准备去乘电梯。此时，查理说道：“噢，我差点忘了，布利斯先生，今晚有位年轻女士来看你呢。”

“是吗？她说她叫什么名字了吗？”布利斯心不在焉地答道。反正不可能是玛吉，那么到底是谁也就无关紧要了。他停下脚步，略微转身，等待着答案。

“没有，”查理说，“我问了她两三次，她就是不肯说，她……”他耸耸肩说道，“……似乎不愿意告诉我。”

“好吧。”布利斯说道。他的确觉得没啥要紧的。

“她似乎想上楼，到你房间里去等你。”查理补充道。

“不，这可不行，”布利斯飞快地说道，“那种日子早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布利斯先生。你不用担心！”查理非常恳切地说道，又谨慎地摇摇头，补充道，“但她真的很想见你一面。”

他这句话里有某种东西引起了布利斯的好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布利斯的一只脚又踏回下面的那级台阶上，整个上半身都转过来面向查理。

“是这样的，当时她跟我站在一起，就在镜子那边再过去一点